

紅頂商人

高
阳著

紅頂商人





紅頂商人

高阳著

◆ 胡雪岩说：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 左宗棠说：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

责任编辑:张继步

装帧设计:扬 扬

责任技编:魏宏伟

书 名 红顶商人

作 者 高 阳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副 124 号

邮编 130021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 7 - 5387 - 1062 - 0/I·1019

定 价 21.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死里逃生	1
第二章	弹尽粮绝	51
第三章	痛失知己	80
第四章	杭州沦陷	108
第五章	雁过秋凉	124
第六章	煞费苦心	149
第七章	悟道修行	191
第八章	化敌为友	224
第九章	以邻为壑	293
第十章	自命不凡	341
第十一章	西征大业	361

第一章 死里逃生

“禀大帅，”戈什哈向正在“饭后一局棋”的曾国藩请个安说，“浙江的差官求见。请大帅的示：见是不见？”

曾国藩正在打一个劫；这个劫关乎“东南半壁”的存亡，非打不可，然而他终于投子而输。

“没有不见之理。叫他进来好了。”

那名差官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行装；九月底的天气，早该换戴暖帽了，而他仍是一顶凉帽，而且是亮蓝顶子，可知是个三品武官。

“浙江抚标参将游天勇，给大帅请安。”游天勇抢上两步，跪下去磕头，背上衣服破了个大洞，露出黄又黑的一块皮肉。

“起来，起来！”曾国藩看着他那副模样，仿佛从未洗过似地；内心老大不忍，便吩咐戈什哈说，“先带游参将去歇一歇，吃了饭再过来说话。”

“回大帅的话，”游天勇抢着说道：“卑职奉敝省王抚台之命，限期赶到安庆，投递公文，请大帅先过目。”

“好，好！你给我。你起来说话！”

“谢大帅！”

游天勇站起身来，略略退后两步；微侧着身子，解开衣襟，取出一个贴肉而藏的油纸包，厚甸甸地，似乎里面装的不止是几张纸的一封信。

那油纸已经破裂，但解开来看，里面的一个尺把长的大信封却完好如新；曾国藩接到手里，便发觉里面装的不是纸，是一幅布或绸。翻过来先看信面，写的是：“专呈安庆大营曾制台亲钧

启。”下面署明：“王有龄亲笔谨缄。”

再拆开来，果不其然，是一方折叠着的雪白杭纺；信手一抖，便是一惊，字迹黑中带红；还有数处紫红斑点，一望而知是血迹——王有龄所书的，只有四个海碗大的字：“鹤候大援”；另有一行小字：“浙江巡抚王有龄谨率全省数百万官民百拜泣求。”

曾国藩平生修养，以“不动心”三字为归趋；而此时不能不色变了。

大营中的幕友材官，见了这幅惊心动魄，别具一格的求援书，亦无不动容，注视着曾国藩，要看他如何处置。

曾国藩徐徐卷起那幅杭纺，向游天勇说道：“你一路奔波，风尘劳苦，且先休息。”

“是，多谢大帅。”游天勇肃然答说：“卑职得见大帅，比什么都安慰，种种苦楚，这会都记不起来了，只求大帅早早发兵。”

“我自有道理。”看他不愿休息，曾国藩便问他浙江的情形，“你是哪天动身的？”

“卑职是九月二十从杭州动身的。那时余杭已经沦陷。”游天勇答道，“看样子，现在杭州已经被围。”

“杭州的城池很坚固。我记得‘一统志’上说，是十个城门。”曾国藩念道：“‘侯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宋仁宗的时候，处士徐仲晦，愿子孙世世不离钱塘，说是永无兵燹之灾。想来杭州可以守得住。”

他念的那两句诗，游天勇倒是听过，是把杭州的十个城门，候潮门、清波门等等缀成诗句；至于什么宋朝人的话，他就莫名其妙了。只是听语气，说杭州守得住无发兵之意，游天勇大为着急，不能不说话。

“杭州的城坚固，倒是不错。不过守不长久的。”

“喔，”曾国藩楂开五指，抓梳着胡须问：“这是什么道理？你倒说来我听听。”

“杭州存粮不足——。”

杭州虽称富足，但从无积米之家。浙西米市在杭州东北方一百里处的长安镇；杭州的地主，每年所收租谷，除了留下一家食米之外，都运到长安镇待价而沽，所以城里无十日之粮。这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米价大涨；而杭州经过上年二月间的一番沦陷，劫掠一空，留下来的百姓，艰苦度日，哪里来的钱购粮存贮？本来是想等新谷登场，好好作一番储粮的打算；谁知兵败如山倒，累累满野，都便宜了太平军。

“唉！”曾国藩深深叹息，“在浙东的张玉良、李定太，如果肯拼命抵挡一阵就好了。”他接着又问，“守城最要紧的是粮食丰足。王抚台难道就不想办法？”

“王抚台也在极力想办法，去年就出告示，招商采买，答应所过地方，免抽厘税。不过路上不平静，米商都不敢来。”游天勇说，“卑职动身的时候，听说王抚台预备请胡道台到上海去采购粮食军火，也不知运到了没有？”

“哪个胡道台？”曾国藩问，“是胡元博吗？”

“不是。是胡雪岩。”

“喔，喔，是他！听说他非常能干？”

“是！胡道台很能干的；杭州城里，大绅士逃的逃，躲的躲，全靠胡道台出面，借粮借捐维持官军。”

曾国藩点点头，默想了一下杭州的形势，随又问道：“钱塘江南岸呢？现在浙江的饷源在宁绍；这条路总是畅通的吧？”

“是。全靠这条路。不过——。”

“你说！有什么碍口的？”

“回大帅的话，过钱塘江，萧山、绍兴、宁波一带，都归王大臣管；他跟王抚台不和。事情——。”游天勇略微摇一摇头，说不下去了。

王大臣是指钦命团练大臣王履谦。曾国藩亦深知其人，并且

曾接到他来信诉苦，说绍兴、宁波两府，每月筹饷十万两银子解送省城；而王有龄未发一卒渡江。现在听游天勇的话，似乎事实并非如此。但不论谁是谁非，将帅不和，兵民相仇，总不是好兆头。浙江的局势，真是令人灰心。

“你下去休息。”以曾国藩的地位，若有所处置，自不须跟游天勇明说，更不必向他作何解释，只这样吩咐：“你今晚上好好睡一觉，明来取了回信，即刻回杭州去复命。公文、马匹、盘缠，我会派人给你预备。”

“是！”游天勇站起身来请个安，“多谢大帅。”

跑上海、安庆的轮船，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四明号，船上的买办叫萧家骥，原是上海的富家子，生就一副喜欢搜奇探秘的性格，最初是因为好奇，拜了古应春做老师学英文。再由他的“师娘”七姑奶奶而认识了“舅舅”尤五——他跟着七姑奶奶的孩子这样叫，因而对漕帮也有了渊源。但是，他跟胡雪岩一样，是一个深懂“门槛”里的内幕，却是个在“门槛”外面的“空子”。

为了曾国藩派李鸿章领兵援沪，四明号接连跑了几趟安庆，到得事毕，已在深秋，萧家骥方得抽空去看古应春。

古应春很得意了，先跟胡雪岩合作丝茶生意，很发了点财。及至江浙局势大变，丝茶来路中断，改行经营地皮，由于逃难的富室大族，纷纷涌向上海租界，地价大涨特涨，越发财源茂盛而且近水楼台，选地鸠工购料都方便，所以在新辟的二马路上，造了一所极精致的住宅；一家三口——七姑奶奶生了个儿子；倒用了上百口的下人。

他们师徒的感情一向深厚，自然先谈些旅途情况之类的闲话。说不到几句，听到七姑奶奶的声音；接着便出现在他们面前，浓妆艳抹，一张银盆大脸，白的格外白，红的格外红，加以首饰炫耀，更令人不可逼视。

“师娘要出门？”萧家骥站起身来招呼。

“是啊，有两个远道来的亲戚，去见见上海的市面。逛逛洋行兜兜风——。”

“这么冷的天去兜风？”古应春打断她的话笑道：“你在发疯！”

古应春就爱捉他妻子话中的漏洞，七姑奶奶听惯了不理他，管自己往下说：“中午请客人吃番菜；下午去看西洋马戏。晚上还没有定，要不要在一起吃饭？”

“不必了！晚上回家吃饭。这两天蟹好，我去弄一篓蟹来。”

“对！”七姑奶奶大为高兴，“今年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蟹。”接着又叹口气；“遭劫！兵荒马乱，蟹的来路都断了。这个年头，做人真没味道。”

“好了，好了，不要不知足了！”古应春说，“你住在夷场上，不忧穿、不忧吃，还说做人没有味道；那么陷在长毛那里的人呢？”

“就为的有人陷在长毛那里，消息不通，生死不明；叫人牵肠挂肚，所以说做人没有味道。”说着，便是满脸不欢。

“顾不得那么多了。”古应春用劝慰的语气说：“你们去逛逛散散心；晚上回来吃蟹。”

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什么；低着头走了。

古应春亦不免黯然，“局势很坏。”他摇摇头，“杭州只怕就在这几天完蛋。”

“胡先生呢？”萧家骥问道：“不晓得在杭州怎么样？”

“没有信来。”古应春忽然流下两滴眼泪，“这么一个好朋友，眼看他失陷在里面，也不晓得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这两天晚上跟你师娘谈起来，都是一整夜睡不着觉。”

“吉人天相！”萧家骥劝慰他说，“我看胡先生，不管他的相貌、性情、行为，都不像是遭劫的人。再说，以胡先生的眼光、心思，又哪里会坐困愁城，束手无策？”

这几句很有用，古应春想了好一会，点点头说：“我也怎么样都看不出他是短命相。”

在古家吃了饭，师徒二人，同车而出；古应春将他送到了船公司，自己便到他的做地产的号子里，派“出店老司务”去买蟹；特地关照，只要好，价钱不论。

有这一句话，事情就好办了。那老司务也很能干，到内河码头上等着，等到一只嘉兴来的船，载来十几篓蟹；眼明手快，先把住一篓好的不放手，然后再谈价钱。

“五钱银子一个，大小不论；这一篓三十二个，格外克己，算十五两银子。”

“十五两银子，还说克己？”

“要就要，不要拉倒。你要晓得，蟹在嘉兴不贵，这一路到上海，是拿性命换来的；难道不值五钱银子一个？”说着，就要来夺回他的货色。

老司务哪里肯放，但是也不能照数付价；摸出十二两现银，塞到货主手里；此人不肯接，软磨硬吵，十四两银子成交。

将蟹送到古家，七姑奶奶刚好回家；拿蟹来看，只见金毛紫背，壮硕非凡，取来放在光滑如镜的福建漆圆桌上，八足挺立，到处横行。那老司务看着，不由得就咽唾沫。

七姑奶奶本性厚道，也会做人，当时便对老司务说，“买得多了，你拿几个带到号子里，跟同事分着尝尝。”说着便从篓子里拎了一串出来，恰好五尖五团，整整十个，就手递了过去。

老司务却不肯要，无奈七姑奶奶执意要大家分尝，只好带了回去。然后亲自下厨，指挥厨子用紫苏蒸蟹；接着又開箱子找出一套银餐具，小钳子、小钉锤，做得极其玲珑可爱。

正在吃得热闹的当儿，只见人影幢幢，有人声、也有脚步声——七姑奶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见这种情形，一下子吓得手足发软、脸色苍白；因为她家在她六岁的时候，遭过一阵火灾，

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快三十年了，印象不消，余悸犹在。

“不要这样子，”她又气又急地喊，“你们在乱什么？”

一句话没有完，只见男仆扶进一个人来；七姑奶奶越发惊心，但总算还好，一眼瞥见古应春是好好的。他抢上几步，亲手揭开门帘，不断地喊：“扶好，扶好！”又抽空向里说了句，自是对七姑奶奶而发：“快叫人搬一张藤靠椅来！”

惊魂初定的七姑奶奶问道：“谁啊？”

不知从哪里闪出来一个萧家骥，接口说道：“胡先生！”

“哪个胡先生？”

“还有哪个？小爷叔！”

七姑奶奶一听心就酸了；急急往门口迎了出去，正好男仆扶着胡雪岩到门口，灯光映照，哪里还认得出来？

“是小爷叔？”

“七姊！”满脸于思，憔悴异常的胡雪岩勉强笑了笑，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是我。”

“真的小爷叔？”七姑奶奶双泪交流，“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哪里有功夫说话？”古应春不耐烦地催促：“还不快搬藤椅来？”

七姑奶奶赶紧回身指挥丫环，搬来一张藤椅，铺上褥子；男仆们七手八脚地将胡雪岩扶着躺下，她这时才发觉，胡雪岩一条腿受伤了。

“快请医生来！拿姜汤！”古应春一迭连声地吩咐：“熬粥！”

事出突兀，七姑奶奶乱了枪法，倒是萧家骥比较镇静：“师父，你让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说。”

胡雪岩那边坐定下来，已有丫头端来一碗红枣姜汤，他一面喝，一面喘气，手在发抖、腿在抽筋，那副样子看在七姑奶奶眼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

“这是虚极了！”古应春对他妻子说，“这时候还不能多吃东

西；你把那枝老山人参拿出来。”

这是因为胡雪岩已经两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坐只小船一路逃出来，由于身上带着公事，不敢露面，昼伏夜行穿过一个接一个的“长毛窝”，沿途也不容易弄到食料；就算有，也不能尽情饱餐，因为肠胃太弱，骤饱之下，无法消化。相传每年冬天开施粥厂，头一天总有几个穷汉因为过于贪心而胀死；七姑奶奶也懂这个道理，急急去取了那枝出自大内、珍藏已久的吉林老山人参来，让胡雪岩嚼咽而食，扶保元气。

“小爷叔，”七姑奶奶望着他那条受伤的腿说：“我看看你的伤口。”

说着，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脚。胡雪岩急忙往里一缩。伤是在嘉兴附近为长毛盘问时，一句话不对劲被砍了一刀；无医无药，在荒郊野庙胡乱找了些香火掩敷，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如今正在溃烂，血污淋漓，肮脏不堪，所以胡雪岩不愿让她沾手，“七姊，你不要动它。”胡雪岩说一句便喘气，停了一下又说了两个字：“我饿！”

“我晓得、我晓得！粥在熬了。”七姑奶奶想到一个办法，“我先弄些东西给小爷叔吃。”

她亲自入厨，舀了一碗现成的鸡汤，撇去浮油，撕一块脯子肉剁成肉泥，倒在汤里；然后取一块米粉做的奶糕，在鸡汤中捣碎泡化，成了一碗“浆糊”，亲手捧给胡雪岩。

一闻见香味，胡雪岩先就忍不住连连咽着唾沫；接到手里恨不得一下子吞进肚里，但他想到，过于露出“馋相”，会伤他们夫妻的心，所以不得不强自抑制着，装得斯文从容地，一匙一匙舀着吃。

一大碗浆糊吃得光光，实在意有未足；便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七姊，五脏庙还在造反。”

“小爷叔，”古应春劝他，“等下再吃！”

“喔！”胡雪岩点点头；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

七姑奶奶大为不忍，但也不能不顾他的肠胃，随即说道：“这样吧，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

于是装了几盘零食、松子、杏仁、蜜枣、金橘饼之类，为他“煞馋”；而就在这时候，伤科医生到了，检视伤口，认为相当严重，总要半个月才能行动。

“这，这办不到，”胡雪岩很着急地说，“至多三、五天，我一定要回去。”

“什么？”七姑奶奶急急问道，“小爷叔，你还要回去？回杭州？”

“是啊！杭州城里，多少张嘴都朝天张大了在等我。”

“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特地到上海来买米的。”古应春向七姑奶奶解释：“这是救命的事，小爷叔确是不便耽搁；我已经派人去请五哥来商量的了。不过，”他转脸向伤科医生问道：“先生，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不管用什么贵重药，总要请你想个法子，让我们这位小爷叔，三五天以内，就能走动。”

“真的。”这时的七姑奶奶也帮着恳求，“郎中先生，你要做做好事；我们这位小爷叔早到一天，杭州城里就要多活好些人。这是阴功积德的大好事；郎中先生，你一生看过的病人，没有比这位再紧要的。”

最后这句话很有力量，伤科医生大为动容；将他的伤口左看右看，攒眉咂嘴了好半天，说出一句话来。

“办法是有，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

“不要紧！”胡雪岩咬一咬牙说，“什么痛我都不在乎。只要早好。”

“说说容易。”伤科医生大摇其头，“看你的样子，人是虚弱到了极点；痛得厉害，人会昏过去。等我想想。”他转脸问道：“古先生，你不是认识外国医生？”

这一说，提醒了古应春；悔恨不迭——只为胡雪岩的模样，令人震惊；一时昏聩，竟想不起请西医，如今倒不便“另请高明”了。

“是吗！”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说。

“外国医生的看法来得慢，不过他们有两样药很管用；你不能去要点止痛药来。”

“这，”古应春面有难色，他知道西医跟中医不同，不曾诊视过病人，不肯随便给药；而且止痛的药也不止一种，有外敷、有内服，“要哪一种止痛药，总得有个药名才好。”

“药名就说不出来了；叽哩咕噜的洋文，弄不清楚。”伤科医生略停了一下，下了决心，“算了！耽误时候，也不是一回事，我先动手。”

于是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布包，一打开来，雪亮耀眼，是几把大小不同的刀钳；然后用新棉花擦拭伤口，运刀剃去腐肉，疼得胡雪岩满头大汗。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心惊肉跳，也陪着他淌汗；同时还得故作镇静，想出话来安慰病人，七姑奶奶像哄小孩子似地，不断地说：“不疼、不疼，马上就好了。”

毕竟好了，敷上止血定痛的“降香散”，包扎妥当；伤科医生自己也大大地舒了口气，“总算还好，没有变成破伤风。”他说，“‘金疮出血太多，其脉虚细者生。’如今千万要好好照料，疏忽不得。”

接着他又说了许多禁忌，不能劳动，不能生气，不能大说大笑；还要“忌口”，咸、酸、辣和热酒、热汤都不能喝，连热粥都在禁忌之例。

“糟了！”七姑奶奶说，“刚喝了一大碗热鸡汤。”

“喝也喝过了，提它干什么？”古应春说，“以后小心就是了。”

等伤科医生一走，古应春要改请西医来看；七姑奶奶不赞

成，胡雪岩也表示不必，因为他自觉痛楚已经减轻，证明这位伤科医生有些手段，自不宜更换医生。

“我精神好多了。”胡雪岩说，“办大事要紧。五哥怎么还不来？”

“今天是他的一个徒弟续弦，在吃喜酒，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小爷叔，”古应春说：“有事你先分派我。”

“好！”他探手入怀，掏摸了好半天，才掏出一个油纸包；递了给古应春。

打开油纸包，里面是惊心动魄的王有龄的两通血书，一通致闽浙总督庆端，乞援以外，更望设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衢州的李元度，带领所募的湘勇，往杭州这方面打，好牵制长毛，减轻杭州的压力。

还有一通是给江苏巡抚薛焕的，要求筹饷筹粮，同时附着一件奏稿，托薛焕代缮拜发。其中详叙杭州被围绝粮，归咎于驻在绍兴的团练大臣王履谦，勾结劣绅，把持地方，视省城的危急，如秦人之视越；更骇人听闻的是，居然唆使莠民残害命官——九月廿四，长毛窜陷钱塘江南岸，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萧山，绍兴知府廖宗元派炮船，迎头拦击；众寡不敌，官军败退。王履谦和萧绍一带的百姓，平时就与官军不和，猜忌甚深；这时以为炮船通敌，回来是替长毛带路，王履谦便下令包围活捉，格杀不论。

廖宗元得报，知道这纵非诬陷，也是极严重的误会，赶紧亲自出城弹压。暴民一声呼啸，将廖宗元从马上拉下来痛殴，王履谦袖手旁观，默赞其事。由这一番内讧，替敌人制造了机会；长毛长驱猛扑，兵不血刃而陷绍兴。长毛进城的前一天，王履谦携带家眷輜重，由绍兴逃往到宁波，经海道逃到福建；而杭州的粮道，也就此断了。王有龄自然要参劾王履谦，措词极其严厉；甚至有“臣死不瞑目”的话，可以想见他对王履谦怨恨入骨。

“这两封血书，”古应春问道，“怎么样处置？”

“都送薛抚台——。”

“好。”古应春不等他话完，就要起身，“我连夜送去。”

“这倒不必。明天一早送去好了；我还有话。”

“是！你说。”

“我要托你面见薛抚台。”胡雪岩虽然气弱，但低微的语声中，仍然显得很有决断：“米，我自己想办法；运米的船，回头要问五哥，能够不麻烦官府最好。不过，他要替我派兵护运。”

“这条路通吗？”

“有一条路好走，你不明白；五哥知道，等他来了再说。”胡雪岩又说：“还有几首诗，也请你送给薛抚台；你说我因为腿伤，不能当面去见他，要问杭州惨状到什么样子？请他看这几首诗就知道了。”

一面说，一面又在衣襟中摸索半天，才掏出几张极皱的纸。古应春摆在桌上抹平了细看，标题叫“辛酉杭城纪事诗”，作者名叫张荫榘。一共是十二首七绝；每首都有注解，看到第五首，古应春念道：

雍容铃阁集簪裾，九月秋清气象舒；无数妖氛惊乍逼，十门从此断军书。

诗下的注解是：“九月二十六日，贼以数十万众围城，十门紧闭，文报从此不通，居民如笼中鸟，釜中鱼。”

古应春念到这里，屈指数了一下：“今天十一月初五，围了四十天了。”

“四十天不算多，无奈缺粮已久；围到第十天就人心大乱了。”胡雪岩叹口气说：“你再看下去。”

接下去看，写的是：

十面城门十面围，大臣谁是识兵机？国人望岁君胡胄，传说张巡整队师。

注是：“十月初六日，张军门玉良援到，大获胜仗；即派况

副将文榜于下午入城见王中丞有龄，请城内连夜移兵出扎，便可与张军门联络，以通粮道。饶军门从旁阻之云：‘明日总来得及。’不料伪逆李秀成连夜筑成木城，于是饷道与张营隔绝。而十城隔濠，亦遍筑土城。当张军门令况副将入城见中丞，以灭贼自任，百姓延颈颺伺，均言贼必扑灭。”

看完这首诗和原注，古应春问道：“饶军门是谁？”

“饶廷选。这个人因为救过广信府，靠沈夫人出了大名，其实没用。”胡雪岩叹口气说：“我劝过王雪公多少次，说他因人成事，自己胆子小得很。王雪公不听我的话。救杭州就靠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神仙来都没救了。”

“张玉良呢？”古应春又问，“这个人大家都说他不行，到底怎么样？”

“你再往下看。下面有交代。”

诗中是这样交代：

桓侯勇健世无双，飞炮当前气肯降？万马不嘶军尽泣，将星如斗落长江。

“怎么？阵亡了？”

“阵亡了。”胡雪岩摇摇头，“这个人也耽误了大事，嘉兴一败，金华兰溪又守不住，杭州就危险了。不过，总算亏他。”

“诗里把他比做张飞，说得他很好。”

“他是阵亡殉国的，自然要说得他好。”胡雪岩黯然说道：“我劝王雪公暂且避一避。好比推牌九摇摊一样，这一庄手气不顺；歇一歇手，重新来过。王雪公不肯，他说他当初劝何根云，守土有责，决不可轻离常州；现在自己倒言行不符；怎么交代得过去？”

“看起来王雪公倒是忠臣。”

“忠臣？”胡雪岩冷笑：“忠臣几个钱一斤？我看他——。”